

◎家庭纪事

## 亲爱的小孩

□王春红

又一次送别。我在站台上看车厢内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每个人都提着大包小包拥挤着向前缓慢移动。我一直在车窗内的人群中寻找一个黑瘦的女子——我的弟媳。火车“隆隆”地启动，眼前只有快速掠过的车窗，但我再没看到那个刚刚用力挤上火车、长发凌乱的身影。

秋风秋雨寒来袭。这是一位年轻母亲又一次为生计奔波远行。我在想，此刻她会是怎样的表情、怎样的心情？

昨天她的女儿刚满两岁。我那亲爱的小侄女呵，看到我提着生日蛋糕突然出现时，便丢掉手中的玩具飞奔过来，扑向我的怀抱，用那胖乎乎的小胳膊将我紧紧搂住，恣意而腼腆的笑容在她脸上凝成两个深深的酒窝。正在呀呀学语的她，将“姑姑”叫成“读读”，喊个不停。一会儿为我展示她的新玩具，一会儿又爬上高低地为我表演，手脚并用快速爬楼梯，站在小凳子上往下跳，又示意我与她合作玩捉迷藏游戏。那清脆明亮的笑声，那纯真可爱又略带顽皮的模样，足以让人梦中含笑。我默默告诉她：生日快乐！生命中的所有日子都如此快乐！

下午我要走了，看到我拿起包，她就警觉地跑过来让我抱她。我知道她要缠着我不让我走，便故伎重演——告诉她先去藏起来，等我去找。可她已经不信了！依然怔怔地看着我，一副生怕我突然离去的警惕表情。

因为时常没有父母的陪伴，我这个姑姑成了她最依恋的亲人。弟弟长年在漂泊，在他女儿来到人世的两年岁月里，他只有几次短暂的陪伴。弟媳也在附近工厂打工，每日早出晚归。寂寥的乡村，周围连与她年龄相当的玩伴也没有，常年都只能与奶奶——我的母亲相依为命。节俭一生的母亲对她无比疼惜，每次都出手大方地为她买漂亮的衣服有趣的玩具。但奶奶无法替代孩子的父母，怎样的爱也无法取代父母给予她的温暖和快乐。无论白天

怎样忘情地玩耍，当暮色笼罩大地时，她总不忘拉着奶奶的手到村口的路上等待晚归的妈妈。有时因为弟媳夜里加班不回来，她便会与我母亲反目，又踢又抓又咬又拽，不肯睡觉，直到哭累了才昏昏入睡。

时间了无痕迹，你永远不知道秋天是从哪片树叶的凋零开始，你也不知道孩子从何时有了记忆和感悟。当我无奈地强行上车时，小小的她眼圈已经红了，委屈地叫着“读读”，便朝天喇叭一样张大嘴巴哭喊起来。上午脸上笑成的酒窝，瞬间变成了激流深处的漩涡，澄澈晶莹的泪珠在里面飞转着滑落。我心中酸楚、眼中酸涩，多想再抱抱她、亲亲她。但我知道分离在所难免，只得咬咬牙，由着内心的愁绪暗暗涌动。



张爱玲说：“我不怕孤独，我怕别离。”恐怕人世皆然吧！亲爱的孩子，我知道你又一次用止不住的泪水弄脏可爱的小脸，我知道你在夜幕降临时又要哭着到处找妈妈，我知道你又在奶奶的怀抱中愤怒地挣扎着不肯睡觉……我知道我在流泪时胸口会隐隐作痛。小小的小孩，你也许会遍体生疼吧！你太小了，我知道你没办法承载所谓的坚强与隐忍，你没办法做到大人们哄骗你的“好孩子，不哭。”你太小了，但愿你日后不会记得生命之初的孤独与忧伤，即便记得，也要依然让人生旅途上的温暖风干你的泪痕，快乐茁壮地成长！

侄女甜蜜的笑容、委屈的眼神在我眼前不停地交替出现，我的脑海中始终回荡着想要唱给你听的那首歌：“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；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；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……”

我亲爱的小孩。

### 非虚构微故事

#### 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！  
电话：13938039936



◎都市闲情

## 翰墨太极

□赵根蒂

基层单位有一个同事，练太极拳10年以上了。

一日与他谈起练拳，其实也没有多么莫测高深，更多只是在反复练习中的感悟。他说一般人练拳效果都不是很好。太极拳是一门静功，就是常在武侠小说中看到的所谓内功。先是练体，其次是练气，最后是练神。大多数人只是练个架子，而忽视了内练一口气、外练筋骨皮的统一。我们常听到“练拳不练功，到头一场空”，对于太极拳的基本功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入静、练气这两个环节。他每天都要坐禅，一年四季，一大早起床，取大自然始发之气，觅尘世间未乱之初，从不间断，意守丹田，全身心投入，一切外界干扰全在那一刻被排出体外。我听起来觉得与失眠时数羊有点像。以此来保持不被生活的尘俗之事打扰，精神高度集中，久之就能把全身的气合聚在一起，被意念引导，在全身运行。高手练功更是要静，武侠小说中大师们所谓“闭关”大抵指此吧，把自己置身于一幽静所在，避开尘世烦嚣，专心修炼，那时心中已无世界，只有一口气在体内运行，如果途中受到一点干扰，怕是就要把气导岔，“走火入魔”应该就是这样。所以必须静。

这一番话我听来颇有感触。这与我写书法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其实如果在网上搜搜，书法与中国太极拳的联系有很多，笔法与身法、运笔的节奏与拳法之快慢等，而让我感受最深莫过于“静”了。王羲之云“夫欲书者，先于研墨，凝神静思，预想字形大小，偃仰平直振动，令筋脉相连，意在笔前，然后作字”。一张宣纸摊开，悬腕挥毫，红尘诸事，暂抛脑后，眼里就只有这张洁白的纸，就只有水墨线条。此时最怕的就是有人来访、有电话打来等外界干扰，在行笔的过程中感觉有股气在笔端随水墨游走，如果被干扰停笔，这股气就断了，无法将凝聚起来的气贯注到底，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停笔后再继续，无法延续那股气韵。强写出来的作品比之一气呵成，少了很多神采。又或者开始写的时候，心里杂念丛生，还想着家庭工作生意等，精力不集中，导致手上不自然，不但常写错写漏字，而且意乱神迷，心手不一，败笔迭出，达不到理想状态。

日常我创作时也是如此。常常一笔在手，物我两忘，窗外的人声、鸟鸣、商店的喇叭声、车驶过时的鸣叫等犹在耳畔，又仿佛游在天外，我眼里只有宣纸笔墨，心里只有诗词风月，几个小时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写完直起腰，才发现或是日上三竿，或是红日西坠了，心手双畅的感觉非常惬意。至于那些现场的书写，有音乐欢呼之类的捧场气氛，我认为一般是写不好字的，只是表演而已，真正的书法艺术应该是宁静的产物。很多书家真正的作品，都不是在现场的喧嚣中创作出来的。也许这就是所谓“非宁静无以致远”吧！至于艺术的最高境界，更是要身心淡泊，无欲则刚，倘若一味追逐名利，不洁身自好，随波逐流，日日忙于灯红酒绿，吃喝应酬，心灵不宁静，就写不出好作品。作书先做人，练武要有德，品格的低下直接限制艺术的进步，到头来只是小格局，难成大家风范。

所以，如果学习书法，学习太极拳，要懂得“舍得”二字，舍不去尘世虚名浮利、繁华热闹，又怎能心灵宁静、道法自然？还是等自己安静下来再说吧！诸葛亮有云“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”，即使学了也只是学个皮毛，花拳绣腿，难以登堂入室，达到书艺太极修身养性健体的境界。

◎往日情怀

## 童年的货郎担

□赵杰

小时候，老家所在的偏僻农村，商品购销非常落后，我们大队七个自然村只有一个代销店。刚上学的小孩子们手里能拥有几毛钱就是很体面很开心的事儿，如果能拥有几块钱，那就几乎可以称为大款了，走路可以自豪地仰着脸，身后会跟着一小群羡慕巴结的小队伍呢。

偶尔，间杂着鸡鸣狗叫的村子里会响起拨浪鼓的声音，“咚咚咚，咚咚咚”，伴随着拖着长腔的叫声，那是令人期盼的货郎担进村了！“都来买都来换呀，买里没有换里钱呢。换大针儿换小针儿，不大不小纳底子——啥都买啥都要，不要老头儿的破毡帽儿——”很快，大人小孩陆续跑出家，循着声音围上去。挑货郎担的，往往都是上了点年纪的老汉，面色黑红，体格瘦而强健。一根扁担两头挑，一头是一个白蜡条编的大条框，里面装着收来的破铜烂铁麻绳等杂物，另一头就是让人两眼放光的带玻璃框的小货架，里面用木条分割成多个小方格子，分别摆放着小刀、铅笔、纸炮儿、针线、扣子、别针、头绳、发卡、糖豆、卫生球等。围上来的人们，手里大都会带点从家里收拾出来的废旧物件，如一个破锄头、一团麻绳头、一包鸡毛、几根骨头、一绺新剪下来的长头发或者几个鸡蛋等。双方先商讨评估所带来的“废品”值多少钱，再就要换取的小

东西“搞”价，几番争执，几番过招后，以物换物宣告成交。有时带来的“废品”值钱少而需要换取的东西价钱高，那就要很不情愿地从兜里摸出几个硬币或者“毛儿票”，抵上差价。小孩子最喜欢得到的是彩色糖豆、玻璃弹子、各式小刀、卫生球，还有被称为“电丝”的五颜六色或粗或细的各种塑料丝，用这些“电丝”，我们可以编织制作成各种花式钥匙链及鱼、虾等小饰物。当然，换两根尺把长的橡皮条做弹弓，或者买一个2.5瓦的小灯泡自制电灯也是男孩子很喜欢的事情。

孩子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能力得到自己相中的小东西，就恋恋不舍地跟着货郎担，从东头撵到西头，从村前跟到村后，嘴里含着手指头，两眼紧盯着那闪光发亮的玻璃框，盘算着何日能换到自己属意的小物件。

也有胆大的熊孩子会为了达到愿望铤而走险。我们村里就出过一个“鸡屎鳖子”的故事：一个张姓人家的孩子想买两节一号电池和一个小灯泡自制手电筒。他不敢问父母要，也找不到旧物件换，情急之下，趁大人们不在，把家里烙馍的鏊子砸成两块，又配上一点破麻绳头，拿出去换了小灯泡和电池。中午父母回家看他在捣鼓着做手电筒，就问他灯泡电池怎么来的，他不吭声。母亲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发现鏊子不见了，就掂着笤帚疙瘩揪着他的耳朵审讯他。他看躲不过，就招供了：

“我放学回来，看见咱家大母鸡正往鏊子上尿尿，我拿砖头砸它，就把咱家鏊子砸烂了！……”谎言不攻自破，“鸡屎鳖子”成了典故，流传至今。“破鏊头儿臭骨头儿，不如拿来换糖豆儿；江米糕江米糖，小孩儿吃了不尿床哎——”这悠长的声音伴随着货郎担，一次次诱惑着、满足着贫困的村民们，特别是衣食简单依然天真活跃的孩子。

后来渐渐长大了，出来上学，工作了，回老家的次数也逐渐少了。“咚咚咚，咚咚咚”，这曾经非常令人期待的拨浪鼓声渐行渐远。货郎担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彻底远离了乡村，远离了人们的生活。

